

豆子站在秋天里

○刘凯



金风一夕,绕地皆秋,万木梢头萧萧作响,一垄豆子倏地变黄——豆子在秋天的梦里成熟了! 镀上一身的金黄,豆子从忙碌中退听谢事。毛茸茸的豆荚鼓胀而狭长,重重地垂钩在豆枝上,摇摇曳曳,彰显着一种清闲和自豪。充实的豆荚藏着另一方天地。幼时见书上说“袖里乾坤大,壶中日月长”,很是不解。看过豆荚便豁然开朗了:每一个豆荚中都藏着三到五颗豆粒不等。这些成熟的隐士们圆溜溜,光闪闪,饱满,结实,充盈,活脱一群黝黑而健壮的乡下孩子羞涩地躲闪在大人的背后。古书中说:“大豆生于槐,出于沮石之峪中,九十日华,六十日熟,凡一百五十日成。”然!

豆子熟了,便要收割入仓。割豆子的最佳时段是晨昏。晨昏雾气湿重,豆枝子洒了露水,割时不割手,荚中豆粒也不易“炸角”四散。但割豆子总会有“漏网之豆”遗落垄间。于是,豆田里常有捡拾豆子的人弯腰“捡剩”。捡来的豆子既可以“零存整取”换豆腐,也可以在野地里挽火烧着吃。烧豆子很有趣,几个人围在火堆旁,边用细棍撩火边凝神专注地盯着灰堆,但闻啪的一声响,一股灰烟儿崩起,便有烧好的豆粒猛张飞一般跳将出来——“疾风知劲草,板荡识诚臣”,关键时刻总能看到一个人或是一个团体的全然本性。烧豆子也可悟理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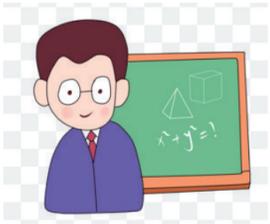
割下的豆枝子统统被运到场院里晒。选一个暴天,把豆枝子均匀地摊开,给毛驴套上石头碾子,轧吧!几圈下来,豆粒们便纷纷从豆荚中挣脱出来,欢快地滚到地上。挑开豆枝子,撮起金黄的豆粒,用簸箕簸净,灌袋,扛进仓房,豆子便完成了从种到收的全部过程。接下来,便是人们在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的冬日里如何消化吸收这些高营养高蛋白了。

在北方,豆子最常见的用途有三种:一是做成豆腐。数千年来,国人一直把刘向发明的豆腐吃得山高水长,发明了很多吃法:煎、炒、烹、炸,外带咕嘟炖,干滚豆腐万滚鱼,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。二是做大酱。把炸熟的豆粒摔成方块,发酵后弄碎,调好盐水,下到酱缸中;再次发酵后,舀到碗里,便成为金黄喷香的大酱了。东北大酱很好吃,到过东北的人不吃一碗东北大酱,那就相当于去北京没吃烤鸭、到西安没吃羊肉泡馍一样让人遗憾终生。三是榨油。把豆粒轧饼,屛蒸,上榨,硬压下去,豆粒中隐含的油脂便吱吱地挤将出来,汇流成油,晶莹剔透,如脂如膏——这便是豆油。

豆子就这样在田野和农家院间往来行走,一生一世地演绎着属于它的平凡故事。豆子和许许多多乡间作物一样,既荫惠着人类又常常为人们所忽略。但豆子就是豆子,它们很真实地活着,很惬意地活着,很骄傲地活着,很无畏地活着——它们活出了自己的价值,彰显出了生命的本色;吸取日精月华,吐出满垄金黄,它们无愧于土地的托付;承受汗滴水灌,摇出串串饱满的金铃,它们无愧于农人的期望——就像我们身边的很多人,他们尽管无名无誉,但却活得真实;尽管普普通通,但却活得自足;尽管默默无闻,但却活出了价值——这样的人,不是和豆子一样值得我们敬重、敬畏吗?——抬起你的头来,挺起你的胸来,像豆子一样普通的人们!

老师帮我完成“心理建设”

○王国梁



我是上初二的时候从乡村中学转学到重点中学的,遇到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何老师。刚转学的时候,我明显感觉到被同学排挤。排队的时候,本来我是站在前面的,可很快就会被挤到队尾。在宿舍的时候,经常被人指使干这干那。我初来乍到,面对这些不敢吭声。我悄悄把苦涩咽下,更加自卑了。那段时间,我感觉自己像个另类一般,与世界格格不入。一次数学考试,我考了满分。这让我欣喜不已,以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。可是同学们依旧不把我放在眼里,大家都以为我不过是个运气好的乡巴佬,碰巧了而已。我越来越沉默了,躲在角落里终日不发一言。

不过很快我发现,课堂上何老师让我回答问题的次数越来越多。虽然我即使会也羞于举手,但何老师每堂课都会提问我。他让我在黑板上做一道很难的几何证明题,我“啪啪”画上一条辅助线,然后把证明过程以“教科书般”的精准写了出来。何老师看着黑板上我做的题,感叹道:“好!是个人才!”他像是自顾自的说了,又像是为同学们说的。我第一次听人说我是“个人才”,这种夸奖让我受到莫大鼓舞,觉得卑微的自己终于可以抬起头来了。

又一次数学课,何老师讲了一道数学题的时候,突然间卡壳了。他有些吞吞吐吐地说:“这道题,好像是不会了,是不是超范围了?”然后,他自我解嘲说:“我被难住了,瞧,脑门的汗都出来了。”说着,他还故意擦了擦脑

门。虽然他脑门没有汗,但我的心里却为他捏了一把汗。接着,何老师环视了一下同学们,最后把视线落在我身上,说:“你上来试试!”那道题确实难,不过我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,脑海中灵光一闪,竟然找到了那道题的做法。我在黑板上边做,一边讲这样做的理由。我的做题过程很顺利,洋洋洒洒写了半黑板,最终得出了正确答案。何老师惊叹起来:“哎呀,你比我还厉害,真是个人才!”

这件事之后,我便有了“比老师还厉害”的“人设”。不仅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,连学弟学妹都听说了这件事。下课的时候,还有学弟学妹在门口等着问我一个数学题,他们像“小粉丝”一样把我围住。我享受着众星捧月的荣耀,终于找回了自信。同学们对我态度的变化也来了180度转弯,原来欺负我的同学主动向我示好。大家不仅接纳了我,而且开始用赞许的眼光看我。

晚自习的时候,何老师坐在讲桌前看书。有人去问他数学题,他指一下我说:“去问他,他肯定会!”那段时间,我们俨然成了小老师。在与同学们互动的过程中,我们相互了解,感情也增进了。最重要的是,我完全找回了自信,完成了“心理建设”。后来的日子里,这种自信一直伴随着我。

毕业后,我跟比我早毕业几年的学姐谈起何老师,讲起了很多往事。她哈哈地笑着说:“你以为何老师真的被题难住了?他教我们的时候,做题厉害是出了名的,没有什么题能够难倒他。你说的这类题,对他来说不过是小儿科!他很会因材施教,类似的方法在我们班也用过。”我听了目瞪口呆,这才想起何老师当年不会做题时的样子假假的。

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老师,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帮我完成“心理建设”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,父亲和母亲商量后决定,带上我和哥哥去异乡闯一闯。我们计划去投奔一个亲戚,在那里摆一个卖香烟的小摊,据说比在家土里刨食强多了。父亲和母亲都有文化,当年虽然没有考上大学,但他们一直向往外面的世界。

于是,年初的时候,我们落脚到异乡的一个小村庄。小村庄毗邻一条重要的公路,十字路口处是繁华地带,类似一个小镇,是附近村庄农副产品的集散地,也是人群密集的地方。而且当地人都说,城市的地盘很快就要扩展到此地,将来这里将更加繁华。父亲的香烟摊就摆在十字路口的东北角。尝试过一段时间后,父亲很满意,香烟摊的生意非常好。母亲在家操持家务,闲时帮父亲看烟摊。我和哥哥也进入当地的学校学习,一家人算是安顿好了。

日子过得飞快,转眼到了中秋节。那是我们在异乡过的第一个中秋节。以前在家乡的时候,节前大家就开始走亲访友,节日气氛特别浓。可是在这里,我们除了跟那位亲戚家走动之外,再也没有其他

他乡中秋月亦明

○马俊



亲朋好友了。中秋节不走近亲戚,难免冷冷清清。唯有一点节日气氛的是,父亲的香烟摊生意极好,因为有不少人买香烟走亲戚。那时我刚学了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”这样的诗句,虽然不是独在异乡,但逢佳节还是非常想念故乡的。我冲母亲抱怨:“妈,咱们啥时候回家啊?”母亲脸上也露出愁容:“不知道,这事得你爸说了算。”哥哥说:“古诗里说了,月是故乡明。在外面过中秋节,觉得月亮都不亮,不对味!”

父亲的态度却与我们截然相反:“我觉得在这儿挺好的。中秋节在哪儿不是过?都是中国的地方,这里的人一样过中秋节,这里的月亮照样亮。再说了,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呢,团团圆圆的,中秋节咋就不对味了?要我说,中国这么

大,哪儿都可以当家乡。而且呢,我还决定,咱就在这里扎根了,再也不回去了!”父亲的这种态度,倒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,反正也不回去了,索性安心好好过个节。

母亲开始准备过中秋节的月饼,还有各种美食。虽然父亲做这种小生意也不是一帆风顺,但总体情况不错,还赚到了不少钱。中秋节的晚上,我们的饭菜很丰盛,比

隔窗桂枝香

○耿艳菊



多年前,记得真切,也是这样一个秋水不染尘的季节,我望着窗外发呆,却不知被老师提问到。当一双双眼睛齐刷刷聚集到我身上时,这才豁然回过神,又慌得不知所措。

老师笑眯眯地走到我面前,亲切地把粉笔递给我,他正讲到修辞,要我到讲台上写一个句子描述我刚才的游历。

桂花开花,十里飘香。我走上讲台,忐忑地写下了这八个字,也实事求是地写出了我刚才课堂上的分神缘由。教室外面有棵桂花树,我坐在窗边,看到细细碎碎的桂花热闹地吐露芬芳。

老师笑了,他也望向窗外,深深地嗅了嗅,说,果真好香。大家学着老师的样子也开始深深嗅,有人探着身子往外看,有人干脆跑到了门口去。安静的教室突然热闹起来,也像一棵盛开的花树。

那时的老师风华正茂,带着我们到桂花树下讲课。摊开书本在膝头,秋日的风清清凉凉,有桂花时不时飘落书上,花香和书香交叠的时光真是让人难忘。

这般的好时光后来也有过一段,那是大学的时候,虽选了不喜欢的专业,但学校在郊外,环境好。最重要的是出宿舍门不多远有一座图书馆,足以明朗了我内心所有的黯淡。图书馆旁边有一片

小小的桂花林,桂花树长得真好,有桂枝在二楼的窗边静静舒展。我常常早去,占了窗边的位置,坐在那里读书写字,觉得甚是美好。桂花盛开的时候,我就没心思看书了,趴在窗上看桂花一点点开,再一点点飘落。书可留作以后看,而桂花一年也就开一次,香一个季节,太短暂了。这就像那时的心思,太喜欢这种安静的书香时光,怕它如桂花一样不能长久地留下。

宴席总要散,天长地久终会有时尽。这样伴着桂花香的静好读书时光,在岁月深深里渐渐成为回忆里最清宁温煦的风景,格外怀念。

尤其是清澈的秋日,天好,云好,阳光好,会不由自主抬头望辽阔长空,心里呈现的却是旧日光景,默默念叨,桂花该开了吧。

最近总是在听一首歌,只因歌词里有一句“似去年隔窗桂枝香”。窗外的桂枝香又岂是去年?多年了呢,离开校园后,我就再也未曾见过桂花树。

午后胡同里散步,我走得很慢,很慢。悠长的胡同,我差不多每天都来过,每一步路,每一棵树,熟悉得不能再熟悉。可是,依旧会期待有一天突然冒出一棵桂花树,我循着桂花香与它撞个满怀,那该是多大的惊喜!

而惊喜却在书香。我找来一本本诗词,翻到写桂花处,竟觉字字如桂花,芳香精妙。你看,李清照笔下桂花这样开:暗淡轻黄体性柔,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,自是花中第一流。朱淑真的桂花这样开:一枝淡贮书窗下,人与花心各自香。

浅碧深红是俗的,桂花是云外天香,花中第一。我的桂花呢,原来它是开在心窗下。心上诗书,窗外桂花。

我们中国的节日很有意思,每个节日都有一个大的主题,但具体到每个家庭,节日的味道各有不同。比如中秋节,又叫团圆节,月圆之时人团圆,家家和乐又美满。不过对我们这个小家来说,中秋节团圆的主题并不明显,因为家人没有在外面的,每天都生活在一起,没有分别就无所谓团圆。我家把中秋节过成了丰收节。

每年的中秋节,正是秋收的时候。田里的庄稼熟了,一家人忙起来。忙上几天,庄稼都收回了家,满满当当当地堆在院子里。父亲坐在台阶上,悠然地抽着烟,笑眯眯地说:“今年又是大丰收啊!”他的语气里充满了得意。这也是母亲最兴奋的时候,她会吧院子里的庄稼收拾起来,装点农家小院。金黄的玉米堆成一座小山,母亲说那是“金山”。因为玉米多,所以母亲最善于利用玉米来装饰小院。屋檐下、窗台上、廊子前全都摆上一排玉米,仿佛为院子镶上了一道金边。然后,母亲把火红的高粱高高地竖起来,让它们像火焰一样热烈。还有颜色鲜亮的南瓜,刚削出的红薯,新鲜的花生,母亲一样样收拾着。

我发现母亲特别喜欢调动色彩,于是问她:“妈,干嘛要这样收拾庄稼呢?”母亲开心地说:“这不中秋节了嘛,咱们要过个‘五彩中秋’,看着喜庆!”我问:“为啥是五彩?”母亲说:“人们不是都说五谷丰登吗?五彩中秋代表的就是五谷丰登!我这也是跟人家学的。”母亲中学毕业,最大的优点是善于跟人学习。还别说,农家小院被母亲这样一打扮,仿佛化了妆一样,显得神采奕奕。

很多年里,我家的中秋节都紧扣“五彩中秋”的主题。后来生活条件好了,各种各样的水果也进入了千家万户,母亲过中秋节便开始用

香,会氤氲出一种别样的氛围,让汪曾祺先生念念不忘。汪曾祺先生所写的缅桂花,就是白兰花。

我家也栽了一棵白兰花,就栽在一个大紫砂盆里,好几年了,每年春天将花盆移到室外,深秋降温时,又移到向阳的书房里,小心养护着,至今也才两米多高。从春天到秋天,花开不断,但开得并不多。而在昆明,它是可以长成大树的。几年前,我和女儿去福建泉州玩,回来跟我说,泉州的街上有许多白兰花树,就栽在街道的两旁,长得很高大。她们住的宾馆旁边,街道上就有许多白兰花树,夜里花香漫进宾馆的房间里,浓得化不开。云南的昆明和福建的泉州,对于我来说都是陌生的,如果有机会去,我一定会去街上逛逛,找一处栽有白兰花树的院子,或是街道,站在院外看一树白兰花,或是徜徉在开满白兰花的街道上,沐浴花香。在白兰花香气里边走边想,思人,怀乡,或是闲闲地想诸如花香般的心事。

秋天,是徽州乡村晒秋的日子。在粉墙黛瓦马头墙的村落里,人家的屋前、阳台、院坝里,排开一个个晒匾,晒匾里摊晾着辣椒、茄子菜、豆角、红薯干、柿子、霉干菜之类,那些可以晾晒的东西,在此刻的乡村里,享受着阳光的抚慰,丰富着乡村的梦想。站在山坡上俯瞰,顿觉黛灰粉白色的村庄,在绿树掩映里,显得鲜艳灵动了许多。徽州对于我来说,既熟悉又陌

在家乡的时候还丰盛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一边吃饭,一边聊着未来的计划。温馨的气氛,让异乡的中秋节有了别样的味道。

我们在家乡的时候,有用月饼祭月的习惯。月亮升起的时候,我们到院子里祭月,赏月。父亲仰着头说:“今天的月亮真圆,真亮!”一轮圆月洒下满院清辉,一地银白。清风荡漾,虫声清唱,月色美好。果真像父亲说的那样,异乡的中秋月也是明亮的。那个中秋节,我们一家人过得很幸福。

多年过去了,我们已经在异乡扎了根,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圈,交往了很多朋友。父亲的烟圈也早就没摆了,而是开了一家烟酒超市。正如当时村民所说,城市的版图已经扩展到这里,更繁华了,我们的日子也越过越好。父亲常说此地是我们的第二故乡,其实我心里已经把她当成第一故乡了,此心安处是吾乡。

人就像流浪的蒲公英的种子,飘到哪里就在哪里落地生根。我们坚韧顽强,有强大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。反正都是祖国的土地,在哪里不是故乡呢?

我家的“五彩中秋”

○马亚伟

水果营造“五彩中秋”。中秋节晚上祭月的时候,母亲摆上红色的苹果、黄色的鸭梨、紫色的葡萄、橙色的橘子、绿色的西瓜,凑足五种颜色。我说:“妈,咱们生活条件好了,水果这么丰富,连南方的水果都能吃得上,咱们何不凑足七样,来个七彩中秋?”母亲笑呵呵地说:“我不是说过吗?五彩中秋是从‘五谷丰登’那里来的,这么多年咱已经习惯了过五彩中秋。原来咱用玉米高粱啥的,现在又加上煮毛豆、五加玉等干十,应该算是‘十彩中秋’了!”母亲说完,哈哈地笑起来。我喜欢母亲的说法,生活里的色彩越来越多,说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。

最近几年,母亲越来越重视中秋宴了。以前我家的中秋宴,不过就地取材,把田里收获的果实加工一下摆上餐桌,主要是煮毛豆、五加玉、烤红薯之类的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我们的中秋宴越来越丰盛,中秋宴上的菜品也越来越讲究。母亲开始在菜品上下功夫,每次至少凑足五种颜色,以便扣合“五彩中秋”的主题。去年,中秋宴上多了几道菜:红色的大虾,酱色的猪肉,金黄的腌蛋,当然还有红红绿绿的蔬菜,早已经超过五种颜色。我对母亲说:“妈,‘五彩中秋’又登场了。再加上玉米、红薯、苹果、鸭梨之类的,一共有三个‘五彩’了吧?”母亲喜笑颜开,“可不就是吗,说明咱们的生活越来越——那个词儿叫啥来着——对,多姿多彩!”



我在徽州生活过几年,又常去徽州,每次去,总有回到家乡的亲切感,可是到那些村落里闲逛时,又总有一些新的发现,好像一切又是陌生的。在秋日里,我还是想到徽州的某一处古村落里逛逛,一个人,从一个院落走向另一个院落,从一个小巷走进另一个小巷,从一座村庄走到另一座村庄,在人家的房前屋后,遇见那些色彩缤纷的晒匾,在路边遇见那些已经成熟、将要成熟的庄稼,也会遇见一些陌生的人和事,我默默地经过,或者报他们以一个微笑,如此便各自安好,在那条陌生的村街上,闲闲地逛着,互不相扰,又好像彼此之间有着某种默契,这是我所喜欢的一种状态,简单而又随意。

读汪曾祺的《菌小谱》和王世襄的《春蔬秋蕈总关情》,一定会想起秋蕈,想起秋蕈的美味。此时,若是去云南和湖南,应该是秋蕈收获的时候,到附近集市上去逛逛,看看形形色色的蕈子,闻着餐馆里飘出来的蕈香,一定很有趣。他在文章中写道:“从昆明往西,直到晚町、瑞丽,一路上不论大小集镇,每日清晨市街街道两旁往往有几十人用筐篮设摊,叫卖菌子。一堆堆,大大小小,白、绿、褐、黄,间以朱紫,五光十色,目不暇接。”不知道在云南,还有没有王世襄先生笔下的景观了。若有,能在这样陌生的街道上闲逛,该多有意思啊。

(本版图片均来源于网络)

在陌生的街上闲逛

○章铜胜

在独处的时光里,有人喜欢静坐发呆,有人喜欢去山野之间徒步,坐在小溪边听风声听水声,有人喜欢漫无目的地闲逛,如此种种,不尽相同。同样的独处时光,

北岛说:“我喜欢在大街上闲逛,无所事事。在成人的世界中有一种被忽略的安全感。”我很喜欢北岛的想法,也喜欢在陌生的街上闲逛,随意地看人观景,听那些听不懂的异乡乡音,看见那些在家乡,

或是熟悉的环境里不曾见过的东西,总觉得饶有趣味,也许也和那种被忽略的安全感有关吧。

在汪曾祺先生笔下,云南昆明的缅桂花长得很高大,花开得繁,花开时,要搬架木梯搭在树上,然后爬上木梯去摘花,一次能摘很多的缅桂花。那些花,可以送人,也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,都好。人家的院子里,有这样一棵缅桂花树,若是在雨季里,院子里的沉沉花

